

姜云生 著



细读自己

山东友谊出版社



细读

自己

姜云生 著

梓一带，其市井，一个地构成一版里，一个地构成一版里，格局具风貌，线条亦地构成一版里，雨绵么，它给的古城余风流，细雨绵么，它给的古城余风流，那么单调的黑块，再登高而望，于窗前，看石墙，你再登高而望，一个地构成一版里，小船，万增声，及远处田间传来细雨绵么，它给的古城余风流，今夕何夕的，那么多的古城余风流，若在三五年前，登上松山，那么单调的黑块，顶层，极目四望，还可以看到，你再登高而望，画意的风景，万家屋顶，皆是一色的秦砖汉瓦，黑压压的一片，错乱而又整齐地构成一版黑白木刻，无论风和日丽，抑或细雨绵么，它给你的韵律，实际上也屏和了太多的古城余风流韵，要不然你决不会对远看上去那么单调的黑块白块动感情的。不过，这两年你再登高而望，扑面而来的不再是老式民居独有的清韵了。你看

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VI)

细读自己

姜云生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4 插页 20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642-092-4

I·27 定价:15.00 元

前 言

《细读自己》是我近十年来发表在海外的散文、随笔选集。一、二辑或人物素描、风情速写，或往日追忆、故事梦寻；浓墨淡彩之中，诉说的的是一个蜚居江南古城的书生从青年步入中年的经历与感悟。第三辑为谈美随笔，以散文笔调说美学道理，力图深入浅出；既有未见他人道及的题目，又有旧调整翻新曲的文字。作为一个历史系出身的科幻爱好者，对宇宙、人生、生命意义的玄思自然是最喜爱的思想游戏，第四辑的内容，便是这种玄思的记录。

由于早先没有想到这些文字日后会结集出版，这次编选很花了一番搜罗功夫——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自己偏爱的文章，因剪报丢失（又未留底稿），只好暂付阙如了。

另一桩痛心的事情是，十年来由文字交而成挚友的台湾名诗人梅新先生，曾对我的写作给予



极大的关爱与鼓励，却在我开始编选自己的散文选集时突然辞世！伤痛之余，特别补写了《清香传得天心在》一文，以为纪念。

本书中一些文字在海外发表时，曾打动过许多读者，希望这次结集出版，能赢得更多知音。

姜云生

1998年春，上海松江



目 录

第一辑 你我

- ①你我 3
- ②地瓜情结 7
- ③父亲 11
- ④沿着向下的楼梯往上走 15
- 〔附〕留日杂抄——摘自家书 23
- ⑤我心目中的三位士 29
- ⑥师父 39
- ⑦别了,三毛 42
- ⑧硬汉农夫
——纪念我的朋友吴康寿 45
- ⑨孔子故里御夫 51
- ⑩恨不相逢年少时
——书致《狱里狱外》作者贾植芳教授 56

第二辑 周庄梦寻

- ①除夜趣事 63
- ②今宵酒醒何处 66

- ③大年三十西湖游 70
- ④槟榔故事 75
- ⑤山中 78
- ⑥半城古风半城新潮 83
- ⑦饿乡旧梦录 89
- ⑧记忆深处的那一只小狗 97
- ⑨周庄梦寻 105
- ⑩河姆渡情思 114
- ⑪日本岛根县之松江印象 123

第三辑 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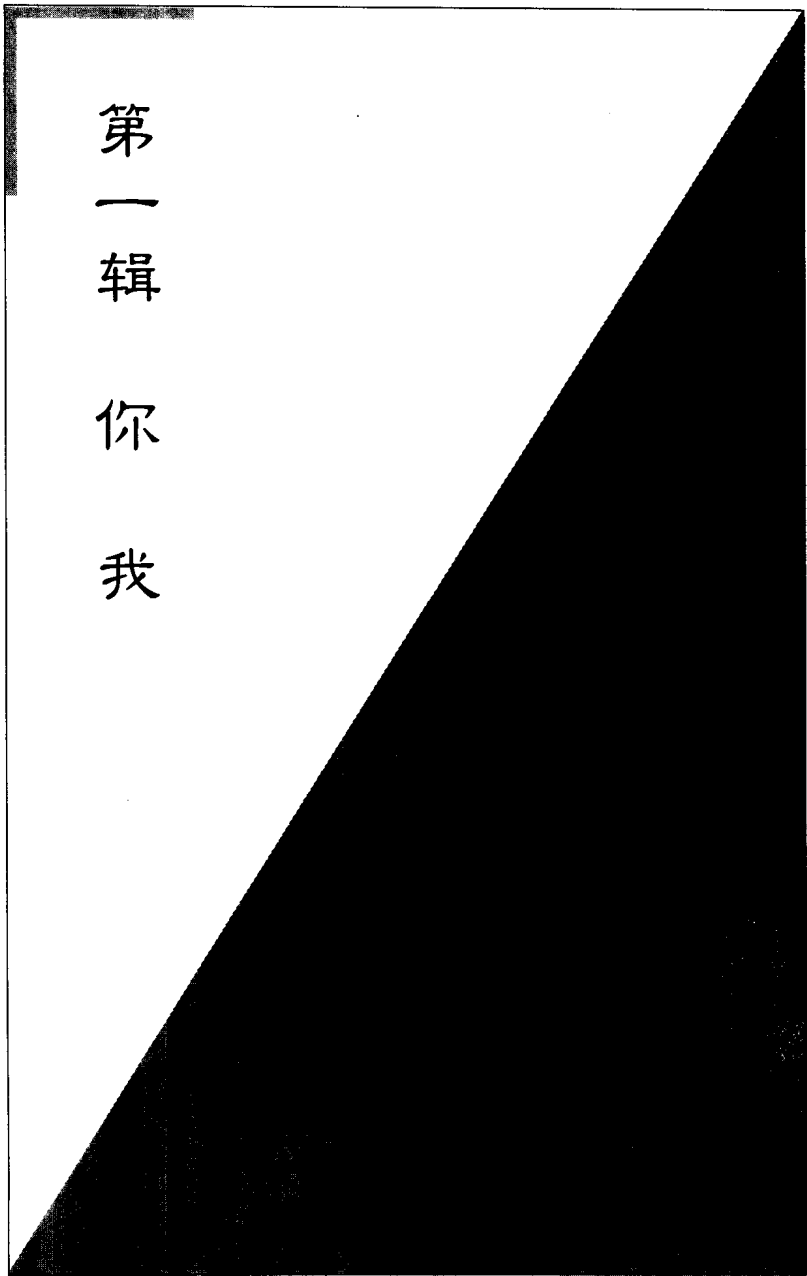
- ①美的“富翁” 133
- ②读点山水诗 135
- ③雨中的情趣 137
- ④雨声与乐声 139
- ⑤音乐的魅力 141
- ⑥音乐并不神秘 143
- ⑦豆浆的清香与民歌的风情美 145
- ⑧张打油为何被人笑话 148
- ⑨静寂之美 151
- ⑩九曲桥与大铁桥 154
- ⑪从食品的色香味俱佳说到艺术的通感 156
- ⑫蕴含于传说中的审美理想 160
- ⑬杭州三美 163
- ⑭牛氏月与伯喈月 166
- ⑮“蒙娜·丽莎”与“欧米哀尔” 169
- ⑯虚幻之魅 172

- ⑬古塔和月亮的美感 175
- ⑭笑的哲理 178
- ⑮墨趣 180
- ⑯断垣残壁与白云苍狗 183
- ⑰多一点幽默感 188
- ⑱我的“品酒录” 190

第四辑 细读自己

- ①细读自己 195
- ②碧波遐思 198
- ③生活从?岁开始 201
- ④与友人书 203
- ⑤远看戴厚英 209
- ⑥钟爱生命
 - 对“慈悲”起源的人生解读 216
- ⑦独立人格漫说 223
- ⑧文人的宇宙意识 230
- ⑨闲话科幻小说 238
- ⑩生命的意义
 - 兼谈科幻小说《厄斯曼故事》 245
- ⑪清香传得天心在
 - 悼亡友梅新 253
- ⑫往事
 - 代后记 261

第一輯
你
我



你 我

有人说,每一对男女的婚姻,都是一种神奇的结合。此话深得吾心!以你我的姻缘而言,细细想来,实在有很多值得品味的人生哲理呢!

公元 1944 年农历三月初十日,我生于距昆明数十公里的一个小城。一年前,父母亲就是在这个边陲小城相识而结婚的。

第二年,1945 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你在上海市西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呱呱坠地。

二战的硝烟还在这个小小的地球表面弥漫,你我便先后来到人间!你我是在“前世”约好了的吗?可是为什么我们出生地相隔得那么遥远呢——像两个不知来自何方的跳伞运动员,降落地竟相距数千公里!若说我们并未相约,呵!那更不可思议——且不说宇宙之存在,其上限已杳不可考;就说人类之出现,也至少 200 万年了!你我——后来结为夫妻的那个男婴和女



婴，偏偏不先不后，在一年稍多的时间里，来到这世界。以宏观的时间巨眼看，已是说不尽的巧合道不完的缘分了！说句俏皮话：倘若你我相隔数百千年出生，那于芸芸众生本不足为奇；然而，果真如是，你纵为西施、文君、李清照，我也只有哦吟咏叹，徒发思古之幽情而已！何缘相识？更遑论“结发”了！

另外，撇开宇宙之大不说，单以我们诞生于其中的这个星球而言吧，数千公里的距离实在也渺小得很哪！再说句笑话：倘若你我隔洋隔海而生，你纵为当今欧罗巴美人，或亚美利加小姐，我也只能看著画报上的“你”——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妞，作些镜花水月的梦罢了！何缘相逢？更遑论婚缘了！

后来的事实却是：你我随社会与家庭的变迁，一步一步互相靠近，一如苍茫海上两只孤独的单桅船，最终合成双桨舟

1947年，我父亲携全家告别云南，回到他的祖辈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最终又都埋葬于斯的故乡杭州。于是，我朝你靠近了一大步。那时，我们的距离只剩下三百多公里了，虽然你我那时对未来的一切还都浑然不知，然而冥冥之中，似有一只巨手，拉著你、拉著我，走近、走近……

混沌朦胧的面纱，在公元1962年和1963年渐渐地拉开了。我和你先后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来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注册学号除了开头两个代表入学年份的编码62、63而外，后面的数码竟完全相同！我是6214009；你是6314009，也就是说，你我都是以第九名先后考入这个最终使我们得以相识、相恋并结为夫妻的同一大学同一系科的！

1966年，当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缘了某些大人物的极度私欲而在人间酿制了一场互为仇讎的大悲剧的时候，你和我，我们这一对宇宙间的小生灵，却开始了我们的恋爱故



事……

你我的卿卿我我我终于成为众人的窃窃私语。因为，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和社会眼光，你我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沟壑——

我的父亲于 1947 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我有可怕、危险的“海外关系”；当我 13 岁发表了第一篇小文章而每每以才气沾沾自喜的时候，别人却把我当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小典型而横加指责，说我是政治上的落后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场后，我又犯了严重的胃疾，常常因大出血而住院治疗；还有，贫穷……

你呢，一个健康活泼、充满了青春气的少女，一切都相反：“出身好”——你父亲是工人；家境小康，你还是党的培养、发展的对象……

多少双贪婪的眼睛跟着你？

多少妒忌仇恨的目光盯着我？

贪婪羡慕的目光后来变作有声无声的威胁；妒忌和仇恨化作惩罚行动……然而，我们终于结合了！1970 年，当我被赶到乡下一所小学当教员时，你毅然决然在我之后，离开了号称“东方牛津”的复旦！当时，你本可以有更辉煌的前程！然而，你却像当年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一样，义无反顾地随夫君流放……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都是一个故事，或长或短，或悲或喜，或生动或单调，或惊险或平易；有欢乐、也有苦痛；有温柔的阳春三月，也有怒目相向的如晦风雨……

然而，最堪欣慰、最可宝贵的是，你我经 20 年如流岁月的洗涤沐浴，竟成了互相通体透明的一对！你我朋友都不多，但两人都不感到寂寞——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爱情与友情便是



我们的阳光、空气和水！这于我俩，已经足够了。我常想：天下夫妻不知凡几，但夫妻而兼挚友如你我者，又有多少？这 20 多年的生活之所以值得回忆且弥足珍贵，也在于它是我们用青春与生命写成——或者说，它本身便是你我一段段、一寸寸生命的灰烬！

如今你我早已步入中年，白发渐生。每当夜深人静，你和孩子都伴著均匀的呼吸声进入梦乡之时，我有时候喜欢拧熄书桌上的台灯，掀开窗帘，静静地凝望那夜空中一天繁星。我会重头温习你我平凡的故事，想起这故事中许多颇堪回味以及值得珍惜的地方；我会重新自你我的诞生想起，任思想之梭在浩淼的空间与无边的时间组成的经纬之中穿行；我会惊异你我平凡的生命故事中，竟蕴含著那么深邃的宇宙奥秘……而后，我又会从那奥秘的玄虚之中，回到眼前这间斗室中来，看著你和熟睡了的孩子——你我的未来，想：在茫无际涯的宇宙之中，你我相逢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在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里，你我相会在这特定的年月，这一切本身已经显得那么神奇！而在你我的小小故事中，又穿插了那么多个人意志的搏击与抗争……。有时候我很想把这种想法告诉我们的孩子，让他珍惜他未来一生中将会相结的种种因缘。我也想把这种思想公布出去，让它像夜空中的一天繁星，供更多的有心人欣赏、品味。倘若天下的夫妻都能这样思忖一下自己微小生命故事中蕴藉著的大宇宙奥秘，人们会不会像你我一样珍视爱惜这如同生命本身一样宝贵的机缘呢？

记得婚前我一贫如洗，每当你过生日时，我总要吟几句“没有华贵的衣裳，送给你的是美丽的诗行……”今天是你 45 岁的生日，我们的日子虽已堪称小康，然而，我依然旧习难改，给你写了这篇短文，算是生日礼品吧？



地瓜情结

每年地瓜上市,我总喜欢去瓜摊逛逛。碰上中意的,往往一下子买上好几斤,用网兜装了,提回家一个人大啖几天。妻子不爱吃,孩子也只偶而尝尝;都说有种青草味儿,吃不惯。我虽说不上“嗜地瓜如命”,却也是“数十年如一日”,从童年时就爱吃。地瓜,有的地方叫凉薯,不但价格便宜,而且吃起来又脆又爽口,妻孥所谓的青草味儿,在我的感觉中却是一种特殊的清香,往往能勾起童年时代的种种回忆。

我买地瓜很挑剔。不但讲究皮色、个儿大小,还要问产地。如果小贩答不出,我便自己细察看地瓜皮上残留的泥土——是黑土,还是黄土。黑土壤是长不出脆嫩香甜的地瓜来的。优质的地瓜,必须是黄泥地种的。倘若那黄泥地处于山脚下,则种出来的地瓜更有一种清清淡淡妙不可言的香味。



挑剔是挑剔,可是,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买到过童年时代吃过的那种地瓜。每次买了十几斤地瓜回来,一个个剥了吃,妻总要问我“这回是否满意?”我总是笑笑,摇摇头:“味道不错,但总比不上小时候妈妈种的那些地瓜。”妻子也帮我买过几次,我的评语也是那几句话。后来,妻子就开玩笑说,我是犯了“地瓜情结”,一辈子也解不开了。

我5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和弟妹离开她的云南老家,随父亲迁居到杭州近郊一个小山村里。第二年,母亲不知怎么想起,在屋后的山坡上种了一分地的地瓜。当地人大概从来没有种过这玩意儿,刨地瓜的时候,引来好多人围着看。母亲快活地把地瓜分给邻人,一边用夹着浓重云南口音的杭州话介绍地瓜的吃法,以及种植方法。我们几个小孩子自然大饱口福了。刚刨出的地瓜,皮上还沾着粘粘的黄泥,到溪边一洗,顺着瓜蒂,捏起一小片瓜瓣上的细茎,轻轻顺势一拉,薄薄的瓜皮就脱下一大片。一只地瓜就这么拉上两三次,也不用刀削,生生嫩嫩的瓜肉便露将出来。刚送到唇边,便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先钻进鼻孔,那香味真奇妙,简直像混和了灵山秀水、青草黄泥的精华。咬一口,脆嫩香甜,好似满口含着琼浆玉液,口颊生香;吃完之后,连五脏六肺都觉得舒畅。

回想起来,我的“地瓜情结”,大概就是那时候生出的吧。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地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回忆起儿时的那一幕来,也总喜欢去市场逛逛,有稍稍中意的就买几个尝尝。可是,儿时吃地瓜时那种妙不可言的滋味,似乎只在遥远的回忆中才能找到。买来的地瓜,纵然再嫩再甜,却永远没有那种集青山秀水精华于一身的奇妙香味了。

一年回乡探亲,和母亲聊天,不知怎么说起地瓜来。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建议再种一点让大家尝尝。母亲听了,一愣,



眼里闪过一丝沉思的神色。我顿时后悔起来，赶紧把话题扯开，从此以后便没有再提过地瓜的事。

偏偏妻子不知道这个小插曲，去年地瓜上市的时候忽发奇想，把我数十年挂在心头的“地瓜情结”用一封长信告诉了远在山村的母亲。年近七十的老母亲居然真的去屋后的山坡上种了半分地的地瓜。今年秋天，母亲托人捎来一口袋她亲手种的地瓜，还有一封信。我有点责怪妻多事，可心里却喜孜孜的。多少年了，终于能再尝到儿时吃过的那种地瓜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我迷恋——地瓜的香甜味儿？对故乡的眷恋？或是对慈母的依偎？反正，即便捉摸不透，也总是一种值得为之倾心的东西吧？

捎来的地瓜很新鲜，薄薄的皮上沾着一层黄土，土多的地方，还带着点湿湿的水痕。我赶紧把地瓜洗净了，来不及擦擦手，就剥起皮来。

随着几声幽幽的轻响，薄薄的地瓜皮被撕了个精光，手上只剩下洁白的一团，远看像捏了个雪球，移近了，分明一只圆润光洁的玉雕！我终于像个老饕似的大嚼起来。啊，好香、好脆、好嫩的地瓜！

然而，半个地瓜下肚后，我却又犯起狐疑来了。这地瓜是比市场上的好吃，稍稍带着点青草味儿似的瓜香也比普通地瓜更诱人。不过，若是和记忆中的地瓜相比，它们似乎还差着点儿，或者说，还缺点儿什么。至于到底哪儿比不上，又缺点儿什么，似乎自己也说不清了。

妻见我沉思起来，便咯咯地笑着，把手中的信递了过来，说：“嗨！别犯傻了！要解开你的‘地瓜情结’，还得靠妈妈这几句话呢！”

我接过信来。洁白的信笺上那苍老的笔迹顿时化为慈母

